

## 地震舒坦论、网络暴力都该挨板子

↓网络暴力是“道德泡沫”

新华网 6月19日 作者 陈一舟

[新华网一评]

重庆某学院大三学生“Die豹”，因在网上发表“第一次在重庆本地感受到地震，很舒坦，我还在想为什么不来得更猛烈一点”等言论，网民纷纷指责她“没人性”，并人肉搜索公布其个人资料，致使她不得不选择休学一年。(中国青年报 6月18日)

“Die豹”的言行是荒谬的，体现出生命意识和人性悲悯观的缺失，应当批评。但从潮水般的网络指责、“人肉搜索”延伸到现实的人身攻击，乃至她不得不选择休学一年来逃避巨大的舆论压力——如此基于正义的道德声讨，其实早已在无形中背离了正义的轨道，异化为赤裸裸的网络暴力。

近几年，网络上盛行的“人肉搜索”将互联网搅动得烟雾弥漫，几乎每一起互联网事件都与之有关。我不愿讨论人肉搜索的“是是非非”，我所关注的，是激情澎湃的虚拟道德潮水与现实正义坚守的巨大反差。网络上的道德激情往往是登高一呼、应者甚众，一个人的不道德言行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调动起千万人的声讨“热情”，甚至演化为现实的行动，这似乎说明社会道德的力量很强大；但是现实生活中，当遭遇到非正义行为，正义却又成为稀缺的物质，冷漠看客比比皆是。

这个问题看上去令人迷惑，其实不难理解。道德并不完全是虚幻的东

西，它附着于人的社会生活中。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如何，都体现在言行举止之中。网络虽然是虚拟空间，但其实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翻版。既然现实的道德有下滑态势，那网络道德也不能例外。所以，所谓的网络正义具有太多的“道德泡沫”。

网络批评与网络暴力是两码事，前者是还原社会真实、维护道德、实现监督的有效形式，而后者则是前者被严重异化的表现方式——无限上纲上线，无节制的人身攻击，毫无理性尺度，法律被弃之不顾，言辞则趋向色情和暴力。这种打着维护道德旗号的“道德泡沫”，实则是一种被娱乐化了的网络正义。在盲动和跟风的口水战中，在歇斯底里的所谓“追杀”中，维护道德只是幌子，借机发泄参与者的阴暗情绪和不良欲望才是本质。这是一种带有欺骗性的伪道德，它的危害甚至不亚于不道德，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醒。

[快报再评]

重庆大三学生Die豹因地震言论而被迫选择休学，问题是两面的。一

面是人肉搜索的暴力性，一面是网络言论的责任问题。就Die豹来说，因为“地震舒坦论”而受到各种野蛮指责，并被迫休学，显示了网络暴力的凶猛，但其言论本身也是网络言论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她在网络上发表“地震舒坦论”，她因网络回响而被迫休学，也许她更能体验网络行为的各种滋味。

设想一下，现实中一个人发布“地震舒坦论”，会受到怎样的对待；网络上一个人发布“地震舒坦论”，又该受到怎样的对待？当然，现实中没有碰到“地震舒坦论”的例子，这可能是现实中人们的言论大抵有基本的责任。网络上的“地震舒坦论”及其后续反应，应归于同样的言论责任消失，人肉搜索则是将虚拟与现实重新对号的方式，它是暴力的，又是意图让言论与责任联系的。

言论责任，又是一个复杂问题。人们在现实中的言论自律，到底是基于表达的负责态度，还是源于表达的恐惧？

总之，问题复杂，我们既面临网络的虚拟性问题，又面临表达权的实现问题，秩序与自由要谨慎处理，而不可单求清除网络暴力。

## 公文“文抄公”不是一天炼成的

↓抄袭工作汇报说明了什么  
重庆时报 6月20日 作者 张兮兮

贵阳市两个县政府向国务院安全生产百日督查第七组汇报安全生产工作，汇报材料竟然基本相同。经查，是修文县照搬了邻县汇报材料。(贵州都市报 6月19日)

[时报一评]

连汇报材料都照搬抄袭，让人颇觉得可笑。以一县政府之大竟找不出来能写一份汇报材料之人才？当然事实上并不如此简单，照搬邻县汇报材料并非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糊弄一份材料应对安全生产检查，大家都省事。

这样的公家“文抄公”，注定了不会只是孤本，而早就成为了政务中的习惯性现象。面对当今一些公程序多如牛毛之状态，一些政府部门早就习惯了“今天查，明天查，后天还查”的程序检查，于是也就习惯性地想出各种应对之策，抄别人是一种手段，抄过去也是一种手段。

千万别把修文县“照搬邻县汇报材料”看成简单的抄袭，也别看成是简单的笑话，怎知其他县的汇报材料就是100%原创？怎知其中没有抄旧稿的现象？这种现象只能说明一些政府部门和干部工作中责任心的缺失，主观糊弄上级、糊弄百姓、糊弄工作的意识，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

不论是何种总结或汇报材料，其作用不仅在于反映总结或汇报部门的工作状况，也不仅仅在于反映某些部门或干部的工作成绩，而是让上级从中理清思路看到更多的工作不足，以做出下一步更合理更贴近的工作安排和意见。因此，对逮到的公家“文抄公”绝对不能轻易放过，应严惩以示警醒。通过挤出公文水分，扼杀“克隆”公文以达到“实事求是”之效，同时，由此来去除当前各类检查督查中的形式主义流弊。

[快报再评]

抄袭与套用，岂止是汇报材料，我看就是公文的一个基本精神。一般而言，从上套到下，人们理解为正常，地方之间相互套用，也不反常，而单求从下往上要各有不同，可以做到吗？当然汇报材料，不同一般公文，是说明情况的，情况应该不一样，问题是那不就是几个数据的区别吗？公文自然有格式，格式求的是明白，但现在看，除了会议通知，有几样公文是明白的？上下交相糊弄，大家心照不宣，公文活跃，行为懒惰，思维空白，几为成例了。

不是说要挤公文水分就可以挤成的。实事求是，就不该有那么多向上汇报。只见上下级关系，不见民众怎样督责政府，就难免对上负责而不对民众负责。上传下达就是行政，则公文来回套就要唱主角。如果权力的来源与运用都在民众，解决的问题就不止公文水分可以被挤掉这一件事了。

## 假如张副市长没被堵3小时

↓官员亲历民生之艰应超越偶然  
新民晚报 6月20日 作者:周东飞

[新民一评]

昨日龙岗区和市交警局启动“百日行动”以整治交通，副市长张思平及市公安局、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到会部署，张思平以3公里路被堵3小时的亲身经历痛斥交通拥堵，并在会上向龙岗市民真诚致歉，要求全区大力整治交通问题。(南方日报 6月19日)

官员向市民道歉，本属稀罕。以“百日整治”行动切实解决问题，更超越了泛泛怒斥的窠臼。但是，更进一步而言，整个事件给人的感受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性的忧虑。副市长亲历大堵车，不过是一次偶然。因为在交通方面，官员的体验与民众的感受常常存在差异。倘按惯例，官员视察以警车开道，并辅之以交通管制，他们只会感到秩序井然、交通便捷。如此一来，道歉与反思又从何说起，百日的整治又因何发动呢？

诚如张思平批评的那样，“相关部门的干部领导多住在市内，对交通问题麻木不仁”。如果不是因为偶然，官员很难体会民众出行之难。没有感同身受，决策与言行免不了

荒腔走板。以这样的隔阂与荒谬，去制定政策去执行政务，民众福祉将何以寄托？

体验百姓之苦，亲历民生之艰，乃是官员的义务。既为义务，便不能寄希望于个别官员的良心发现，或者造化之偶然。官员对于民生之体验，必须寄望于严肃的机制，形成普遍的惯例。这样的机制或惯例，正在探索和尝试之中。2007年“无车日”，全国108个城市的官员放弃公车体验“挤公交”。近日，又有不少地方官员以步行、骑车等方式体验能源紧缺。

也许，最为管用的机制乃是促成官员亲近民众的机制。试想，若使民众的评判，关乎官员升降去留，则官员必然放低身段去留心民意冷暖，深入民众体会民生。果然如此，则拥堵之苦必能迅速传导至决策者，而不劳造化之力偶然促成之。

[快报再评]

假如没有副市长亲历堵车苦，深圳龙岗地区“交通秩序整治大行动”或许不得开展。就此而言，算是一桩好事。

不过，还要考虑到，“交通秩序大整治”是不是又是一次灵机一动。某件事情恰巧被官员碰上，于是得以解决，这样的事情不少。有时，这样办的是好事，有时，不过是草率决策而已。“事非经过不知难”，我知道有这样一句古话，但难道知道民生之难，不是非得官员亲历不可。民间有饿肚子的，未必需要官员去饿肚子；企业负担很沉重，未必需要官员去办一个企业体验。需要指望的，不是官员亲历民生之难，而是民生之难可以到达社会治理机构，并且有良好的决策与执行系统。

## 韩寒炮轰大师就像食客评价川菜

↓是韩寒太傲慢还是我们有偏见

燕赵都市报 6月20日 作者 单士兵

[燕赵一评]

日前，韩寒和陈丹青在湖南卫视一档电视节目中语出惊人，“炮轰”众多文学大师，称老舍、茅盾、巴金等人的“文笔很差”，“冰心的完全没法看”，引起一片哗然，有支持的，更多的则是反对。(广州日报 6月19日)

关于文化批评，见得最多的，还是那些充斥于学术杂志的论文，那些学院派批评家们，把知识工厂里被加工复制了无数次的陈腐制品，一次次贴上新的包装，拿出来示人，结果让普通读者立即扔进了学术垃圾站；还有那些在商业利益驱动下，已经完全蜕变成赞美诗式的文化评论，此时正在以掩饰的丑态向权威、权力与金钱献媚。这样的现状，实际上已经让当前文化批评陷入到某种困境之中。

若批评不独立，则赞美无意义。对于文化批评，我们不想看到那些以术语、概念、考证包装的陈词滥调，更不想看到失却担当的不纯洁的批评。让文化批评不再涂抹着厚厚的万金油，让文化批评不再有太多的贞节失守，我们太需要批评家去讲真话了。真话，最起码的前提，得是真心话。由此，我想问的是，对于韩寒和陈丹青所谓的“口无遮拦”，到底他们太傲慢呢，还是我们本身存有偏见呢？

其实，韩寒与陈丹青的“口无遮拦”，只不过是个人审美的自由表达而已。在真正的批评失语与虚伪的表扬盛行的年代，那种随声附和，说假话说空话的文化批评，本身就是文化批评的最大悲哀。最平实的表达最真实的体会，文化批评才能真正凸显其价值，才能有助于文化艺术创作的健康发展。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了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为地震遇难者写的“纵做鬼，也幸福”那首词了，出现这样人性泯灭与道德沦丧的“作品”，恐怕多少也与此前对“马屁文学”与“媚权文本”缺乏应有的批评有关吧。

文化批评要健康发展，就必须允许多元化的声音存在。言由心生，既然我们生活在这个复杂多样不断变化的世界，就允许我们以真实的自我表达内心的声音吧，这其实才是告别简单武断的文学批评，还原文学作品的真实面貌的唯一途径。也只有这样，面对韩寒与陈丹青的“口无遮拦”，我们才会明白，如果简单地认为那是他们的傲慢，就很可能我们自己陷入了偏见。

[快报再评]

严格地说，韩寒和陈丹青在电视节目中的一语惊人，还不涉及批评独立，而是涉及“感受的自由”。

两人说老舍、茅盾、巴金“文笔很差”，冰心的作品“完全没法看”，基本没有展开论证，要说这是批评也可以，但作为批评是不典型的，为什么这些人“文笔很差”、“完全没法看”，没有举证，也没有说服力。韩寒和陈丹青只是表达阅读的感受而已。

如果他们是在做相关作家的批评，那么你可以要求他阅读那些“文笔很差”、“完全没法看”的作品，因为这才是负责任的学术。如果他们只是谈论感受，那么他也就没有阅读“文笔很差”、“完全没法看”的作品的必要。

感受是私人性的，人在口味、趣好和审美上的差异很大。一个人说“川菜完全没法吃”，是谈论自己的口味，你也可以说“只有川菜还值得吃”，各不相妨。你跟不喜欢川菜的人不同桌吃饭就行了，不能要大家都喜爱川菜。